

只要能从中获得快乐、取得些许成绩,哪怕自欺欺人逗自己开心,此生便不算曾虚度。

独自莫凭栏

□李新勇

争取提拔机会的人,认为这些人不学无术,正经事情没干几件;我那时一门心思钻研业务,总想有朝一日能够让更大的领导看见我的才干,把我提拔出来,既能独当一面,也能带领团队攻城拔寨,创造更大的成绩。这些年,年年业务考评都是先进、都获表彰,可心里却委屈得很。领导走马灯一样换,一个比一个更外行,但我职务没有人家高,人家拥有决断和拍板的权力,我就得听他的。人家指挥得当,事业尚可往前发展;要是弄权瞎指挥,我纵使跳出来反对,也没一个人听我的,反倒招致众人排挤。

我应:早知今日,不如当初多读几遍《厚黑学》,深刻领悟空、恭、绷、凶、聋、弄六字真言,凭你的聪明才智,不管大小,先骗一个领导当当,说不定到如今,你的小目标也能实现个四五成!

他深以为然,略微沉思之后说,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。又说,一个人如果商界中没有靠山,仕途上没有背景,那么他所有的奋斗,就可能是自娱自乐的一种消遣方式。

我非常理解朋友的心情。朋友很有上进心呢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,凭什么我就不能风光一回——生活在一个“男人不做官,枉自活人间”的环境,做不到一官半职的后果,往往会被误解是因为没能力、没本事、没水平。“官”太具有诱惑力了,白痴才不想混个什么官做做,这是一。关键是在其位你才有发言权,“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”,一个平头百姓犹如站在岸边的观众,喊破喉咙,对暴涨的河水中的行船几乎没有任何作用。如果你是个本领高强的好船公,你得站在船头上操篙持桨。

“操篙持桨”有很多渠道,归纳起来,

至少有“当”和“混”两种。所谓“当官”是指凭真才实学、能力才干,比工作,讲贡献,不拘一格,不讲靠山,不论背景。而“混官”则内涵丰富,手段万千。要做官,靠的不全是能力和学识。我对朋友说,你所在的环境姓“混”不姓“当”,而你缺乏的正是“混”功夫。

不但要会“混”,嘴还要巧。诸如小小一个“溜须拍马”学问都大得很: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屁只要豁出脸皮就行——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,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,大部分还是做了底层。

于是,我给他谈起我的一个本家——唐朝那个叫李白的诗人来。李白才高八斗,在长安翰林院蹲了三年闲坑儿,不见谁来委任他一官半职,一气之下,上书请还,离开长安,一句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,把他的洒脱和气恼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那一年他二十六岁。据说当时的李家皇帝还给了他一个牌匾什么的,使得他在漫游山水过程中,白吃白喝不花一厘,写了大量赞美祖国河山的瑰丽诗篇。我要看,这真是不要太舒服了。可他生活的环境,也许就是一个一辈子做不到官,就会被人误认为“没能力、没本事、没水平”的环境,他内心常常有“做官做官做官”的欲望在呐喊。四十二岁那年,他终于被玄宗征召,他狂喜得忘乎所以,在与家人告别的时候写道: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,真有“多年修行、一日得道”的得意。可是,他的性格决定他步入仕途不如他游山玩水更好耍,狂妄傲慢、恃才傲物、放荡不羁的他,终招权臣谗毁,不得不辞官归去。就是这样,他仍然想弄个官来施展一下抱负,要不然一肚子学问只有陪他去见佛祖。再后来,急

疯了时正好遇到急剧扩充力量的李遴邀李白做他的幕府。很快李遴谋反的阴谋破产,李白话都还没说几句,更别奢谈施展什么抱负,羊肉没吃着,反惹一身臊,落得个流放蛮荒的结局。

我对朋友说,唐朝没有李白“操篙持桨”是不是照常运转?宋朝离开辛弃疾和柳永是不是也歌舞升平?你继续钻研你的业务,我继续写我的文章,只要能从中获得快乐、取得些许成绩,哪怕自欺欺人逗自己开心,此生便不算曾虚度。

李白另有一首诗:李白乘舟将欲行,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。这个叫汪伦的人很有趣,跟李白有本质区别。从诗句看得出来,汪伦一定是山野闲人,要不怎么会住在风景秀丽的“桃花潭”呢?而且一定很有才学,要不然李白也不会跟他做朋友;他的“踏歌”不管是秧歌、伦巴、牛仔、恰恰……总之一定很美,可能比得上同朝善舞的李彭年和善歌的李龟年,李鹤年兄弟。可他却终身不仕,活得却比身为宫廷乐工、深得皇帝宠信的李龟年三兄弟更快乐更潇洒。

老百姓做到汪伦这份儿上,怎一个爽字了得。

凭栏远眺是读书人最喜欢干的事情,读书人有“悬壶济世”的情结,常常企盼以“操篙持桨”的姿态切入社会,将一肚子学问付诸实践,从而把理想变成现实。假如无法如愿,就在“凭栏远眺”这样非常耐心的等待过程中,慢慢走向衰老。殊不知,这世界离了谁都照样转。《红楼梦》中《寄生草》说:“没缘法转眼分离乍,赤条条来去无牵挂,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?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!”读懂这个,看透个中玄机,洒脱一点,笑得出、吃得下、睡得稳,那么,一切梦幻泡影,均是过眼云烟。



别人以为的苦,我并不觉得苦;别人以为的甜,我也不觉得甜……

银杏也有小耳朵

□江徐

梦中遇见故人,又在故人那里巧遇乡人。那位半生不熟的乡人,是小娘娘的婆婆,她的大孙女年幼失怙,从前每次去娘娘家,她看到我便会叹息,连同着叹息自己的孙女:“苦桃子啊,你俩都是苦桃子啊……”怎么会在梦里遇到这个几无交集、痛痒无关的老人呢?我不想被她看见,更不想听见她的叹息。于是一个欠身躲闪开,逃离此地,像电视里的超人那样,双臂伸直,在半空缓慢飞行。谁知,这老人跟在身后飞来了,发出深深叹息一如从前。我问她是如何做到飞行的,她是回应的:“这不是飞行的本领,是阿赖耶识。”醒来想想,小时候的一些人与事恍如隔世,梦里的事呢,只有恍惚,没有彻悟。别人以为的苦,我并不觉得苦;别人以为的甜,我也不觉得甜;别人以为的好笑,我未必觉得好笑,就像我感到好笑的,在别人看来或许并没什么好笑。这些,都无所谓。

某一刻,听到窗外鸟叫声,想起乡下土话中形容锅里烧开的水不停翻滚,说是“水烧到笃笃翻”。笃笃翻笃笃翻笃笃翻,整个五月,窗外的鸟,大概是乌鸫吧,常常在窗外这样叫着,叫得很快,翻得很快。有时凌晨醒来,窗外鸟也醒来,一醒十,十醒百,众鸟俱醒,在窗外鸣着,叫着、啼着,啁啾啾啾,琳琅满耳,人在半睡半醒中听着听着,莫名快乐起来。路过垃圾房,偶然一瞥,一惊,一回眸——门外那棵香樟的倒影恰好印在门口空地上,一幅巨制写意水墨画,于是停下脚步细赏一番。超市里照旧播放音乐,只不过这一次不是你我我爱爱恨恨的情歌,换了一首节奏轻快的纯音乐,感觉有点耳熟,凝神一听,原来是看过两遍的电影《菊次郎的夏天》的配乐呢,心中莞尔矣。

楼上仙居,楼下人寰。对于习惯了三缄其口的人来说,这是最为适宜的生活方式。楼下人家在车库前的空地上栽种了各色花、各色树,这些花草树木,有时走走看看,觉得它们无一是我的,却又是我的,比栽种它们、占有它们的人有得更深,也更真。是从几时起,渐渐知道三千大千世界和三千小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梦境世界的?在梦外的物质世界,我信奉的是:所见即所得,凝视即拥有,趋向比到达更吸引人。楼上仙居,楼下人寰。常常是这样,也喜欢这样保持距离。一日下得楼来,巧遇垂髫小儿在门前玩泡泡机,轻轻一按,梦幻泡影,千千万万,顷刻间悉数随风飘远、飘散。我像受到了什么诱惑似的,忍不住走进这五光十色的泡影之中,鼓励小童再按,继续按,她果真乖乖听话鼓起腮帮子一个劲地按着泡泡机,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数不清的泡影。而我用手掌、用脸庞、用整个身心去喜迎、去轻触、去玩赏这扑面而来的如梦似幻的千万泡影,纵情“呀”着、“哇”着。感觉这样还不足表达内心之欣悦,于是像大猩猩那样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,感觉自己的心也化成了水,又被吹成空荡轻盈的泡泡,在虚空中飘浮着,向上又向上。黄庭坚词云:“心里人人,暂不见,霎时难过。待来时,温存著,且教推磨。”

雨后,花也开,心也开,路边的银杏竟然也长有“小耳朵”。从来只知蚕豆会在春天里长出“小耳朵”,怎料银杏树也会在枝叶间支棱起绿色的“小耳朵”,听着夏有凉风呢。惊觉,惊喜,惊叹。一位路过的老妇驻足同喜,说自己活到这么大,第一次看到银杏还有“小耳朵”。“我也是”,我脱口而出,话一出口,觉得有点不妥,好似我和她一样大甚至比她更老的样子。太阳已经出来许久,草地上依然湿润漉漉,每一根细草叶上都沾留一粒露珠,又或者是雨珠,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晶莹璀璨。星辰下的风流?爱的小宇宙?栀子花,轻轻嗅之,浓烈甜郁的气息如倩女幽魂一般而过,沁人心脾。蘑菇,凸噜在绿茵上的蘑菇,一朵朵小小、小小的雨后刚刚冒出来的蘑菇,若要打比方,它们又像是什么呢?看起来如此可爱,惹得闲人驻足蹲下身来,用指腹去触摸它,去感觉它生来到底是怎样一种质感。清晨,结伴散步的人擦肩而过,似乎在讨论孩子的成长,其中一个说:“瘦夹隆轰,只有四十来斤。”引得旁听者在心里自语:“瘦夹隆轰,这个字眼用得真好。我不要瘦夹隆轰,我要白白胖胖。”后来又遇见一老妪,在边走边打电话,赶着要把手机递到某人手上交代某件事,她用沙地话对电话那头的人说:“内吾来跳了跑。”她真的在像什么似的一跳一跳地往前走呢。想象着,若是漂洋过海去见心上人,或是和心上人牵手一起漫步西湖边,一定也会这样走着、跳着、跑着。

楼下邻居在门口种了各色花草,月季、芍药、风雨兰、竹葵、大丽菊、金银花、美丽月见草、蓝莓,还有几种叫不出名的花卉。四季桂种在花盆里,眼下是初夏,枝叶有些萎败,却悬挂着几粒“暗淡轻黄体性柔”的细小花粒。邻居患有白癜风,额头和肩膀上的白色斑纹有点触目,说话间假装自己没在意。他家养了一只折耳猫,有时路过会看见它,常常不会看见它在门口,因为它出去玩耍,沉醉不知归路。等到下次路过,又看见它趴在门前树荫下,静静观察从石径上走来走去的鞋子了。我想把一只流浪小猫送给他家养,告诉他,小猫很漂亮,两只眼睛都是蓝色的,就像蓝宝石。他微微笑着,说,好呀,抱来看看。我把蓝宝石抱去了,因为某些原因,他最终表示不要了,说没法养在家里。我在门外和他家的猫咪玩着,把蓝宝石抱了出来,递还给我,同时说了声谢谢。接过猫咪的那一刻,目光无意间触及他长有白斑的手臂,心里忽然震动,又深感抱歉。

夏日已至,落日余晖又开始变得耐看起来,浓墨重彩地涂抹着、变幻着,像是静静诉说一则亘古不变的寓言,如此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说什么有情人常记溪亭日暮,无心人在婆娑世界竹篮打水。凭栏远眺的一刻,不禁发现,当夕阳吻别大地,即将翻篇的一页是平淡中饱含深情的一页。而我又想起关于云彩的一个比喻。在我心中,那是最美的比喻,宛如落日彩云。



再见校园 (AI绘画)

从来正风能拒邪。从政者只要心存大道,不为财迷,不为物役,处事明、立身稳,就不会沦为投机者“围猎”和驱使的对象。

从来正风能拒邪

□凌云

盖儿忽然脱落了。呀,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铁筒里盛的不是烟卷儿,竟是10元一张共1000元的“大团结”!

真相大白了,真比打他荆象翌两耳刮子、臭骂他一顿还厉害;这是对他的不信任,甚至是对他侮辱。他立时青筋暴跳,脸色都变黄了。他真想把钱掷出去,怒吼一声“滚”!

可是,伸出去的胳膊慢慢收回,难听的话儿没有出口,而是压低嗓门,断断续续地说:“你,你……把你当成什么人了?我们都是共产党员,能搞到党脸上抹黑那一套吗?再说,你们乡办个厂子容易吗?资金短缺,材料不足,到处去求爷爷、乞奶奶……唉,是全体工人干部日夜操劳,拼搏努力,才争得一丝生机。可你,好大方呀,一掷就是千金!”

一字字、一句句,既真诚善良,又严肃热情。那人紧紧握住荆行的的手,一句话儿也说不出来,眼泪吧嗒吧嗒往下落……还用说什么?此时,语言是廉价的;无声的沉默,就是最好的忏悔、最有力的回答。

尽管荆象翌铁面无私、一心服务于建设,可那些信奉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的人,总以“孔方兄”作为疏通感情的润滑油、沟通心灵的催化剂,像潜流一样,暗暗向他流来。

城里一家私营电器商店,为了到西安去采购彩电,申请贷款46万元。银行初步承诺这笔信贷,店主人为紧紧抓住这棵

“摇钱树”,乘着夜色,悄悄送来两台彩电提货单,并将一串热情的话儿撂在儿子耳边:“荆伯伯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早该换了。另一台,就算我赠给你老同学结婚时的礼品吧!”

荆行长归来,夜已深了。他知晓后,立刻逼儿子将货单送回。

次日下午,店主又悄没声地将两台彩电送上门来,并拿来了已经付款的单据。你知我知、神鬼莫测,多么诡秘巧妙、天衣无缝呀。可它,没有成为上钩的诱饵,却变成了一把刺往洁身的尖刀。这回,他像火山一样爆发了。他拍得桌子山响:“要什么把戏?快把这东西弄走。那46万块钱,也不给贷了……”

曾经是穿透灵魂的“金刚钻”,软化骨骼的“醋酸剂”,今天失效了,那即将到手的金凤凰也飞走了。店主又是震惊又是懊悔,苦苦哀求,一遍遍检讨,可恨而又可怜。多么纯洁的青年,怎么沾染了那么多铜臭气?他忽然想起店主只说贷款去西安采购“彩电”,对货主却并不了解。担心其中有诈,于是,他派副行长与店主一同到西安调查虚实。货主果然是个云山雾罩的“大倒爷”。荆行长吁一口气,店主更是感恩不尽……

荆行长的故事告诉我们,从来正风能拒邪。从政者只要心存大道,不为财迷、不为物役,处事明、立身稳,就不会沦为投机者“围猎”和驱使的对象。

常在河边走,能否不湿鞋?近日翻阅旧报,读到《人民日报》1991年5月21日刊登的一篇文章,我找到了答案。文章说,礼多人不怪。官,不打送礼的。但这在中国建设银行邹平支行行长、党支部书记荆象翌生活的轨迹里,行不通啦。他对送礼深恶痛绝,“推挡”了不少人。

有的故居已被“移花接木”。2004年4月,去山西太原寻找傅山生活过的西村,当地司机把我送到一个像庙一样的建筑前,里面供着傅山的彩色塑像,香烟缭绕,傅山分明已被“打扮”成菩萨一样的神物。我问司机傅山原来住过的房子呢?答曰:“前不久拆了。种菜了。”

有的故居已被弃置不顾。2012年1月,我去北京寻找齐白石故居,故居大门紧闭,四周毫无生气。问本地居民,说不开放的原因是里面太过破旧。透过门缝向里看,灰尘寸厚,杂乱不堪。最让人惊诧的是在有“齐白石故居”字样那面的墙上,竟歪歪倒倒、赫然写着四个大字:“禁止大便”。

有的故居已成了残壁颓垣。2015年11月,我与几个朋友开车去南昌寻找介岗鹤林寺——八大山人出家的地方。车出南昌城,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颠簸,多次打听,终于找到了目的地。但见:几间四面穿风屋,两垛欲倒不倒墙;案上香残灰烬落,地上碎瓦杂草生。与想象中的“苍苍鹤林寺,杳杳钟磬鸣”天差地别。

有的故居已被弃置不顾。2012年1月,我去北京寻找齐白石故居,故居大门紧闭,四周毫无生气。问本地居民,说不开放的原因是里面太过破旧。透过门缝向里看,灰尘寸厚,杂乱不堪。最让人惊诧的是在有“齐白石故居”字样那面的墙上,竟歪歪倒倒、赫然写着四个大字:“禁止大便”。

有的故居已被“移花接木”。2004年4月,去山西太原寻找傅山生活过的西村,当地司机把我送到一个像庙一样的建筑前,里面供着傅山的彩色塑像,香烟缭绕,傅山分明已被“打扮”成菩萨一样的神物。我问司机傅山原来住过的房子呢?答曰:“前不久拆了。种菜了。”

历史文化名人,对于曾经养育过他们的那块土地来说就是一个“富矿”,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,是发展文旅产业的名片。当地百姓可以一代又一代地享受其所带来的福泽。

不少地方政府投入巨资建设纪念馆、艺术馆,配备专门的管理、研究人员。然而这些或气派或华丽的这馆那馆本身,大多与该文化名人曾经的生活以及成就的取得没有任何关系,在对待新馆与故居的态度上,也常见有“只顾新人笑,哪管旧人哭”的味道。也有对故居进行修缮的、异地再建的,范围越修越大,越修离原貌越远,好比买椟还珠,很容易让参观学习者产生误解。与此同时展开的名人研究,越到后来,也越有一任“乡曲野老”任意发挥大谈“山海经”的嫌疑。凡此种种,都不是对历史负责、对群众负责的科学态度。

从政杂谈